

〔印〕 伊拉金德拉·朱希著

托钵僧的情史



प्रकाशक तथा विक्रेता
भारती-भण्डार
लीडर प्रेस, इलाहाबाद

托钵僧的情史

【印】伊拉金德拉·朱希 著

殷洪元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江苏丹徒人民彩印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2.375 插页2 字数275,000

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3,000册

ISBN7-5327-1160-9/I·656

定价: 10.70 元

(沪)新登字 111 号

印地文出版者的话

我们很高兴《托钵僧的情史》一书出版与读者见面。伊拉金德拉·朱希先生这部著作的一部分在《世界之友》第一年各期上连载以来，从普通读者到文学工作者都一致为这部作品所倾倒。各方面的反映都很好，盼望着全书出版，可是一直到今天才实现。原因只是朱希先生对他这部作品持严谨态度。读者将会看到作者用时间和艺术手法使作品成为空前佳作。

朱希先生在一流作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他是一位精通多种语言，思想深刻，艺术手法丰富的作家。要想对他的这部作品简单地浏览一下便加以评论很可能是欺人之谈。我们相信评论者将会用自己的标准来评论这部作品并宣告它的地位。我们只能说目前印地语优秀的长篇小说是屈指可数的。朱希先生肯定已经用这部作品在这些小说里又添加了一部。

我们相信亲爱的读者们会衷心欢迎《托钵僧的情史》这部作品的。

第一章

饱尝了一年的铁窗风味之后我终于回来了。同我一起获释的那些爱国志士也都一个个回到了家里。这些人即使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也不忘忧国忧民，出狱后纷纷撰写回忆录，在各家周刊或月刊上发表。然而我这个罪孽深重的人，在入狱以前一直过着优裕的生活，后来由于命运的捉弄，半路出家，又受到祖国英雄儿女们的激励，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。由于发表了激烈的演说，被捕下狱。那么，在那样的逆境里，是哪一个人的不安心情发出的呼声，像波涛冲击岩石时发出的吼声一样，动摇了我的心房呢？又是想起了哪一个人的完全孤立无助的处境，使我不时发疯似地焦虑不安呢？

我穿上了僧衣，这是确定无疑的。然而我却从来不是真正的出家人，现在仍然不是。那么我为什么要欺骗世人欺骗自己呢？我体验过人生的许多惨苦经验，为祖国服务过，也坐过班房。即使这样，在我枯竭的心房里，有时只要注入一两滴眼泪，它就会像久旱逢甘雨一般，立刻显得生机勃勃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希望这颗心，它的每一个细胞，每一个微粒，像干燥的沙子一样散播到整个空中。我也希望它像灰烬一样成为没有知觉、没有生命的东西。可是，唉！长期来经历了人间悲欢，无情的命运之环却紧紧地箍着我不放。

今天，我生平所经历过的旧事一件件的涌上心头。那是在贝拿勒斯^①印度教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一年。我的研究方向是梵语。我沉浸在浩瀚的古代文学的海洋里。我同英语系的学生生活不投机，所以同梵语系的学生住在第四宿舍。我住的那个房间，除了我以外，还有三个学生。我们四人都爱好诗歌，生活过得很愉快。我们经常从《摩诃婆罗多》^②探讨至今还没有引起考古学家们注意的一些新问题。比如《摩诃婆罗多》里提到的罗摩那^③人是不是罗马人，婆诃利迦国^④是喀布尔还是巴尔赫，迦耶斯特^⑤是不是斯开地安人，迦卢波国^⑥同现在的俄国究竟有多大的关系，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。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消逝了。有时甚至整夜都在这样的辩论里度过。对吠陀经典^⑦也有不少意见。同屋有一个同学，名叫乌玛巴底，他是攻读文学大师学位的，但他自己还钻研了文学以外的许多问题。他英语也比我学得多一点。在谈到现代欧洲哲学家和诗人的时候，他听了我的话总是发表一通权威性的议论。人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怀疑他没有仔细研读过这些学者们的著作。英语系的教师也不敢用轻视的眼光看待他，而是有些畏惧他，因为他言辞锋利，无所顾忌。他说话直率，无所畏惧。但不管怎样，他对我还是不错的，成了我的好朋友。他的血管里流进了新鲜血液，我的

① 贝拿勒斯亦名迦希，在北方邦即今伐腊纳西。

② 《摩诃婆罗多》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。

③ 罗摩那是一个森林。在古贾拉特邦沿海一个岛的北部。

④ 婆诃利迦国是《摩诃婆罗多》里的国名，即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中的缚喝国，在印度西北，今阿富汗境内的巴尔赫。

⑤ 迦耶斯特是印度的一种以写文书为业的种姓。

⑥ 按《摩诃婆罗多》里没有迦卢波国，疑是印刷有错误，或是作者有意杜撰。

⑦ 吠陀经典是印度教最古的经典，约完成于公元前二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，内容主要是对神的赞歌、祭祀、咒语等。吠陀经典本集有四部：《梨俱吠陀》、《夜柔吠陀》、《娑摩吠陀》和《阿闍婆吠陀》。

血管里也是这样。我们俩常常在日出以前起床，到附近的河滩去沐浴，还经常高高兴兴地到恒河去游泳。沐浴以后，我们在前额中间点上符志^①，盘膝而坐，长久地闭目养神。接着，太阳升起，我们俩面对着太阳，齐声朗诵吠陀经咒。这之后，我们的身心充满了活力，容光焕发，然后回到宿舍一起学习。我们同屋的四个同学各吃各的饭。饭是轮流做的。今天一个人做，明天另一个人做。我对烹调是十足的门外汉，所以轮到我做饭时，总是借故推，但我尽力帮助他们做点事。节假日，我们则四人一起做饭。

傍晚我们有时去宫殿这边的恒河边上漫步，坐在那夹杂着无数贝壳的熠熠发光的沙地上，在寂静无声中体会那无穷的静谧。有时候我们在德夏什瓦梅特河滩^②上享受那喧嚷的尘世中的浪涛声。这个河滩修建在湿婆大神^③的住地，因而人们心里丝毫不感到火葬场的那种气氛。由于许许多多的男男女女愉快的集结，心里反而洋溢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欢乐。对丰富多彩的生活的美好理想，在整个心灵里欣喜若狂地荡漾。有时我们坐在苦行僧的香火旁边，出于好奇，把香灰抹在额上^④，有时听孟加拉说故事的人说书或听唱赞美黑天^⑤的诗歌，有时我们也参加听祭司们的絮絮不休的说教。所有这些都使我得到乐趣，令人感到仿佛是到了《天方夜谭》里描写的用巫术的幻觉所笼罩的

① 符志是印度教徒为表示自己所属教派而在额上画的一定的符号标志。

② 德夏什瓦梅特河滩在贝拿勒斯城的恒河河滨，用石阶砌成，是印度教的著名圣地。德夏什瓦梅特的字面意思是十次马祠祭。传说大梵天曾在这里举行过十次马祠祭，因而得名。还有一个河滩与它同名，在阿拉哈巴德（今钵罗耶伽），也是印度教圣地，但不如前者有名。

③ 湿婆大神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。

④ 印度教里信奉湿婆神的教徒常常把香灰抹在额或臂上。

⑤ 黑天是印度教大神，音译是克利希那，是毗湿奴大神的第九次降生。

地方。在现实世界的常规行不通的地方，迫使那些鬼怪就范，并用自己的意志任意驱使他们。总之是我的思想之舟，在这个不自然的、不现实的、充满了欢乐的世界里无拘无束地、自由自在地游荡着。贫穷苦恼、病痛忧愁、衰老死亡——现在我把这些都当作世上唯一的现实——那时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。

第 二 章

圣诞节到了。乌玛巴底建议买张来回票到哪个地方去旅行。于是大家商量去什么地方好。有人提议去勒克瑙^①，有人说去德里，有人说去梅拉特^②。我不知怎么的忽然起了一个念头，说要到阿格拉^③去。说起来很奇怪，至今我们谁也没有去看过泰姬陵^④，然而这却是事实。听了我的话大家都同意了。可是到那里去住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也得确定下来。福舍^⑤在圣诞节时一定很挤，如果三、四天住得不好，旅行还有什么意思！想了很久，我忽然记起有个克利希那·古玛尔·密什拉教授住在那里，他是我哥哥最要好的朋友。有一次暑假我去西姆拉看望哥哥，那位教授也在哥哥家里，所以我认识了他。我考虑到他家用去住。如果他不高兴，那以后再说。

① 勒克瑙在北方邦。

② 梅拉特在德里附近。

③ 阿格拉在北方邦，在德里南。

④ 泰姬陵在阿格拉，是真卧儿王沙贾汗为纪念其盾而建的陵园。该园全部用白色大理石建成，宏伟壮丽，风格独特，为世界著名建筑。

⑤ 福舍是为圣地朝觐者准备的住处，条件较差，但收费较低。

晚上，我，乌玛巴底和维什瓦纳特按时来到车站，另一个同学有事，没有同我们一起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到了阿格拉车站，我的情绪忽然低落下来，我没有勇气带两个同学到教授家去作不速之客。不知道教授见了我们会怎么想！即便他本人没有意见，他家的女眷会有什么想法呢？乌玛巴底走到一辆马车旁边去叫车，到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我心里迟疑不决，所以止步不前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上了马车。

我那两个同学兴致勃勃。维什瓦纳特禁不住引吭高歌起来。听了他的歌声，连拉车的马儿也嘶鸣起来。马车夫来了劲，说道：“好极了！先生，唱得真棒！”

乌玛巴底看到维什瓦纳特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喝彩，也忍不住了，还没有去沐浴就拉长了嗓音吟唱起一首描写恒河波浪的诗^①。

我又生气，又好笑，深悔不该带这两个无忧无虑的人到一个陌生人家去作客。

马车终于到了我们要去的那个胡同。因为不知道门牌号，我们就东家打听西家问，一下子打听不到，后来又问了个过路人。我还担心如果教授家就住在附近，我们这样直呼其名，让他听在家里听到街上有人喊他的名字，那多失礼。

后来一家烟纸店的大胡子老板指点我们，克利希那·古玛尔教授住在附近那所可以看得见的蓝色房子里。教授先生很可能就在这家烟纸店买烟。我们三个人数乌玛巴底最冒失。我让他去打听一下这是不是教授先生的家。他扭头就走。我想了一下

① 这种诗一般是在恒河里沐浴后吟唱的。这里乌玛巴底等人早上刚下火车，还没有沐浴。

又把他止住了。我想还是三个人一起去好。我付了车钱，把马车打发走，然后局促不安地向那所新房子走去。我们进去一问，房子是对的，可是主人不在家——他在圣诞节去加尔各答了。我很懊丧，本来我就有点担心，现在更是着急。一生气掉头就走也是不礼貌的，所以我想同仆人聊上几句，不直接问他关于主人的问题，借此来掩饰我内心的不安。我问道：“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有太太，还有他家的大小姐和两个小男孩。”

“没有男的大人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很沉着地说：“真不应当，我们冒昧地闯了进来。”

那仆人看来还是很有礼貌的。他听了我的话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含糊地说：“不，先生，那有什么不好！”

我对乌玛巴底说：“走吧，再去找别的地方住吧。”

乌玛巴底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们正要离开，忽然里面的门帘掀起了，我模糊地看到前面站着一位妙龄女郎。我呆住了，仿佛有人把我的双脚绑住了似的。她那具有魅力的容貌，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。我呆呆地看着她。她活泼伶俐，谦逊有礼，说话清脆悦耳，面对着我说道：“诸位回哪儿去？请别走，茶已经准备好了，请用茶休息。”

我什么话也说不出，像木头人似地向乌玛巴底看看。由于刚乘过火车，乌玛巴底显然有些疲倦。不用说，他是巴不得赖在那里不走的。这时他乘机说道：“你看我干什么，她说得是！再说到了人家家里就这样走了也不礼貌啊。维什瓦纳特，来，坐下歇一会。还打算站着受罪受到什么时候？南德吉舒尔，你想到什么地方去，就请便吧。”说完，他脱了鞋走到近旁一张躺椅上躺

下。维什瓦纳特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。看到乌玛巴底这样不讲礼节，我心里虽有几分不快，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摆脱了尴尬的处境，这一点我还是满意的。因为现在我也不想离开那里。我感到男主人不在，仅仅由一个少女出面款留我们便住下，不太礼貌。由于乌玛巴底的坚持，现在我可以把全部责任都推在他身上而留下来。我没有勇气第二次再看那女郎——眼睛花了。此外，一种下意识的、没有预料到的强烈的局促不安，突然把我束缚住了。我仿佛得了心脏病似的，因此没有回答那少女的话，也不看她一眼，心里只是觉得她就在旁边。为了摆脱窘境，我走到乌玛巴底身边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拍拍他的脊背说：“真佩服你老面皮！”

他仍像以前一样，冒冒失失地说：“怎么老面皮！到人家家里来了掉转头就走，哪有这种道理！”

第 三 章

同乌玛巴底一起坐在躺椅上增加了我的勇气。我斜眼向里面看看，那少女已经走了。我还在生我自己的气，深悔刚才不该那样失礼。她那时跟我说让我们住下，而我竟傻得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甚至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！那绝顶聪明的少女（我只不过凭我那片刻的印象相信她很聪明）看到我这般傲慢无礼，心里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！我深深地懊悔着，脑子里在嗡嗡作响，浑身瑟瑟发抖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下回见到她一定要同她说几句话。

过了一会儿仆人托着盘子来了，盘子里放着三杯奶茶，跟在仆人后面的正是那个可爱的少女，她手里端着托盘，里面装着甜食和干鲜果品，闪动着她那诱人的眼睛，腼腆地来到我们面前。她彬彬有礼，举止优美地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。我的心突然地跳起来，好像就要窒息而死似的。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仿佛有人卡住了我的脖子。可是这一回我尽情地饱餐了她的秀色。

忽地我们面临了一个我们没有注意到的难题。我们从车站来时只洗了脸，到现在还没有沐浴，也没有作过晨祷。我们习惯于作晨祷，不做晨祷是不吃东西的，更没有喝奶茶的习惯，尽管这不是禁忌。我踌躇起来，在这种情况下这可怎么好呢？不吃嘛，是严重的失礼，这我是知道的。在这以前已经失礼了。我思忖了一番决定这回哪怕违反教规，也不能使这个少女难堪。

恶作剧的乌玛巴底带着讥讽的口气问我：“你说怎么办？”

我很肯定地说：“现在来不及考虑这些了。”说完就拿起一块糖放在嘴里。

“不做晨祷就吃？真有你的！多少年来坚持的习惯今天一天就给破坏了？”乌玛巴底说。

“灵活掌握嘛，老兄！你不知道？我们是外出旅游啊。”

他打了个哈哈。我朝那少女看看，她也腼腆地吟吟而笑。看到她那由于有克制的微笑而焕发的容光，我内心的不安之感顿时烟消云散。我的勇气倍增。我知道如果那时候不同那少女说上几句话，她会立刻到里面去不肯多呆片刻，——因为按照印度教的礼节，一个年轻女子没有什么特殊事情站在年轻的男子面前是有伤体面的，我鼓起勇气问道：“密什拉先生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这个问题无疑是个不必要的问题，可是急忙中我也想不出别的话题来。

少女见我这般问她，立刻收起笑容。她的眼神由甜蜜而变为严肃。我也立刻紧张起来，深悔自己的愚蠢。她转过脸去斜着头眯缝着眼看着我淡淡地说：“要到一号才回来。”说完就徐步向里面走去。我真是后悔莫及，暗自责备自己，为什么一看到她这样纯朴天真、热情好客就想同她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当然，是她首先同我们打招呼的，但她是不得已才那样做的，因为她不想怠慢客人，而且家里又没有一个男人来款留我们，她只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责任。我有什么权利来向她提不必要的问题呢？

乌玛巴底和维什瓦纳特也学着我吃糖，可那时我食不甘味，连糖果吃起来都是苦的！我不再吃了，拿起茶杯呷了两口奶茶。

喝完奶茶以后，仆人来请我们洗手。这以后我们就考虑该怎么办，到哪里去。乌玛巴底说：“即使吃了糖果，喝了奶茶，还是要沐浴。”

阿格拉的天气比贝拿勒斯要冷得多，喝完奶茶以后好不容易身体才感到暖和了些，所以对沐浴的建议似乎不感到有多大的兴趣。今天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思想上对沐浴产生反感。谁知道这是吉兆还是凶兆。

维什瓦纳特说道：“在贝拿勒斯的时候天天到恒河里去沐浴。到这里来以后干吗不到朱木拿河去沐浴呢？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几时遇得到？”

在这以前我一直没有想起朱木拿河。听了他的建议，我非常高兴，同意了他的建议。我们很快取出毛巾、围裤，准备停当。

里面的门帘又一次掀起了，还是那个婷婷少女像电光般地闪耀在我们面前。

那少女双目注视着我说道：“你们几点回来？饭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我看了看左腕上戴的手表，已经十点钟了，我说：“至少要一个钟头。乌玛，你有什么意见？已经十点了，十一点钟回来，怎么样？”

我避开少女闪电般感人的炯炯目光，注视着乌玛巴底。

“是的，我估计也是这样。”乌玛巴底说道。

我又一次得到机会鼓起勇气来表现我的愚蠢。我对着那有如电光的少女问道：“朱木拿离这里有多远？大概就在这附近吧。”

“是的。”我得到简短的回答。又是那种腼腆！又是那种冷淡！

使我感到更为惊奇的是：这位小姐受到某种责任感的鼓舞向我们（也就是向我——因为我注意到每次她都是面对着我说的）提出问题时，脸上的表情落落大方，而当我问她的时候，这种神情便立刻消失不见了。

第四章

我们三个人出来叫了一辆马车，乌玛巴底在前面同车夫坐在一起，维什瓦纳特和我坐在后面。

“姑娘很懂事，很聪明！看起来也……”乌玛巴底说。

“有几岁了？估计过没有？”维什瓦纳特说。

我默不作声。乌玛巴底回答说：“也就是十六、七岁吧！身体很健康，现在还没有戴面纱，看来还没有订亲。”

“身材挺高的，站在我面前，我都不大不好意思。看来那位教授先生是位开明人士。”

我心不在焉地听他们两个说话，心脏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甜蜜的懊丧。一个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人生舞台，今天忽然为我揭开了序幕。一种奇特的体验，不安的感觉，在我的血管里运行。可是，为什么不时有一种像石头一样没有知觉的、诱人的麻木不仁，压抑我的心房呢？似乎去朱木拿河洗澡，参观富丽堂皇的泰姬陵，游览这个新近认识的城市，都是毫无意义的，不正确的；我们是放弃了最最正确的东西而到外面来作无谓的游逛。

我并不是一个一点不懂事的孩子。说到今天为止没有见过一个女郎、少女或者小女孩，这也不是事实；说我连男女之间相互爱恋的事一点儿也不懂，也并非如此。可是我过去在这方面漠不关心，迄今为止一直埋首在书堆里对现实世界茫然无知，因而今天的这番体验对我来说就似乎完全是新奇的了。我那颗长期以来无拘无束的心，今天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意外地陷入了羁绊之中，想不出有什么办法来摆脱它。

我们到了朱木拿河滨，看到她那碧绿的河水，高兴得心花怒放。一切疲劳、全部烦恼，片刻之间为某种神奇的力量一扫而光。贝拿勒斯恒河的浑浊河水同她相比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看到这蔚蓝澄清、神秘莫测的大河的庄严波浪，不禁想起罗陀和黑天^①

① 罗陀是印度神话中黑天的情人。

的许许多多爱情趣事。我伫立河滨，凝神注视，仿佛忘却了自己。许多世纪来的模糊印象，仿佛过电影影幕似地在我脑海里一次又一次的闪现。我思索起来，朱木拿河缓缓的流水，她那无比的姿色，不安的哭泣，和不断的嬉笑，即使是在黑天的时代也是这样的，那时牧女们抱着怀疑的心情，颤巍巍地，心里带着迷糊、甜丝丝的苦楚来到河边汲水。后来许多世纪的印度教国王们，怀着最亲切的情意，占有了这条大河。再后是在莫卧儿王朝诸王时代，宫廷里的后妃们，个个都是天姿国色，她们为了娱乐，把朱木拿河水用水渠引至她们娱乐的地方，用喷水池喷射出来。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公主们，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，互相喷射着这很久以来神奇的朱木拿河水来寻欢作乐。在这以后，今天又进入了一个时代。我，一个大英帝国的公民，一个大学生，头上沾满了这个城市的尘土，来到这圣洁的河滨沐浴。古时她的浩荡，《往世书》^①和史籍记载的她的伟大，而今安在哉！难道她的重要性真的消失了吗？还是生活在这个毫无诗意的困难重重的现实世界里的我们这些生物，自己变得黯然失色意兴索然了呢？人类的心现在还是那样的心。今天引起我忧虑的新的不安，在古代某个时代肯定也会有人感到像我一样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苦恼，为了求得内心的安宁而来到这河滨。不过那个时候也许他头上不会有阿格拉城市的尘土，而朱木拿河荒无人烟的两岸，也许摇曳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罢了。在这样宁静、清幽、可爱的气氛里，他一定会获得许多慰藉。可是我是喝了二十世纪新创的玉液琼浆——奶茶^②，听了轧轧的马车声，为托着盘子的小贩们高

① 《往世书》是印度教主要经典之一，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十世纪之间，是古代印度神话传说的汇集。

② 印度古代没有茶，茶是英国人从中国引种过去的。

声叫卖弄得心惊胆战，聆听过最最尊敬的婆罗门^①的教益的人，我这时代，同那个时代已有所不同，但我还是想得很远很远。

我们脱下衣服交给一个婆罗门，潜入朱木拿河里。浴洗完毕，就在沙滩上盘膝而坐，做起晨祷来。可是今天我心神不宁，未能专心致志默念吠陀神咒。我作了很大的努力还是不能平静下来。那股强烈的电光，照耀得我心灵的眼睛眼花缭乱，不能凝神默祷。我除了权把那电光当作吠陀神咒以外，再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结果我的整个心灵极其虔诚地为它凝神默祷起来。一股不平凡的舒适的电流，在我身上从头到脚疾驰而过。我面对着上苍，双目微闭，昏昏沉沉许久许久。在我一生里，凝神默祷的这种乐趣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我正陶醉在这迷迷糊糊的状态里昏昏欲睡的时候，乌玛巴底刺耳的声音蓦地使我从沉思梦想中惊醒过来。

“你眼睛要闭到什么时候？两个钟头了，你知道吗？起来，穿上衣服。”他说道。

我毫无办法，只得起身。

第五章

我们沐浴净身，做完晨祷，抹上檀香油，回到住处，看到除了那个少女以外，还有一位年长的妇女和两个小男孩在屋里坐着。两个男孩一个六岁上下，另一个比他小。那诱人的少女坐在一

① 婆罗门是印度教社会里四个种姓中最高的一个种姓。

张安乐椅上，在一块布上绣花。年长的妇女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张画给孩子们看。看见我们回来了，她俩显得有些局促，年长妇女把搭在头上的纱丽边往前拉拉^①，向我们瞥视了一下笑吟吟地进去了。那个少女仪态大方地站起来，她一只手拿着线团，另一只手拿着绣针和布块，落落大方地迈着轻盈的步子进里屋去。临走时也向我们扫视了一下，也像那年长妇女一样笑吟吟的。我们三人的头上都遍抹了檀香油，那样子肯定是很可笑的，这没有什么奇怪的。我看到她俩的笑容，心里暗自感到欣慰。两个孩子也跟着她们进去了。我拉住大孩子的手，他挣扎起来，我想用好话来哄他。我说道：“密什拉大人，请坐嘛！干吗急着要走呢！我们是到您家来作客的，可您想溜走！有这样的事么！”好不容易才把他说服了，让他同我一起坐在椅子上。我问他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晃动着手脚说：“迦玛尔。”

“会念书吗？”

他摇摇头说不会。

“刚才指给你看画的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妈妈。”

“坐在椅子上绣花的那个呢？”

“姐姐。”

“你姐姐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压低了嗓门小声地问他，为的是不让里面的人听见。

“江蒂。”他自然地尖声回答说。

、我听不懂，可是又很想知道确切的名字，为了不冒失礼之

① 纱丽是印度的女服，用整块长布制成，穿时用一定的方法将布缠在身上。成年女子穿时把纱丽的一头围在头上，见到男子时常常把纱丽边向前拉拉遮住脸，类似我国古代妇女见到男子时用袖掩面。